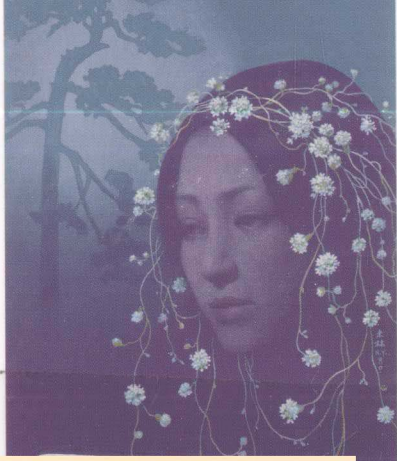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菟丝花

琼瑶 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未林
N.Y. 80

琼瑶全集 13

菟丝花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菟丝花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10

ISBN 7-5354-2893-2

I. 菟...

II. 琼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5290 号

责任编辑:贺强 钟擎炬

策 划:青鸢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http: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8.9375 字数:142 千字

版次:2008 年 11 月第二版 印次:200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纯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两个是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写在 2004 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 1989 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小不一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地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努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(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)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猝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

琼 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第一章

那一切终于都过去了。

当我站在这间我和妈妈共同居住了十二年的小屋内，收拾着我的行装时，脑中仍然是昏昏蒙蒙的。似乎从妈妈咽气的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好好的清醒过一分钟。我的哭喊，挤满屋子的妈妈的同事，殡仪馆、花圈、祭吊、火葬场，围绕在棺木前垂泪的小学生，林校长主持的追悼会……这一切一切，难挨的时光，可怕的时光，忙碌而又昏乱的时光，终于都过去了。而今我孤独的在室内整理着妈妈的遗物，收拾我要带走的东西，心中是那样恍惚和迷茫。妈妈去了！多少天以来，我把自己陷在处理后事的忙碌中，虽然曾经抚棺呼唤，曾经嚎啕痛哭，但是，那份凄楚和无助还远不如现在面对这空旷的屋子时来得深切。妈妈去了！我唯一的亲人！这以后，十八岁的我，将面临怎样的一份前途和命运？

室内那样寂静，那样凄冷。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，漠然的照射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。墙上原来挂着两个镜框，一个是我和爸爸、妈妈的合照，那年我才六岁，照这张照片的第二年爸爸就去世了，所以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另一个镜框是妈妈早年画的一张油画，画面是平原、石峰和落照。



现在,这两个镜框都已被我收进了箱子里,墙上只留下两块淡淡的灰黄的痕迹。两张单人床,一张属于妈妈,一张属于我。都已经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板。棉被、蚊帐、和妈妈的衣物,全遵照妈妈的意思送给了给我们洗衣服的“阿巴桑”。妈妈!我真佩服她的冷静,在卧病的期间内,她已把一切身后的事都安排得那么井井有条,包括我在内!

“听我说,忆湄,如果妈妈死了,你办好丧事,就离开高雄,到台北去投奔罗教授。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生活。”

“不!”我叫,“没有那一天!永不会有那一天!”

“会的,”妈妈说,温柔而平静的望着我。“忆湄,你是个从不肯面对现实的孩子。但是,记住,逃避现实不能解决问题,不久之后,我会留下你而去,你一定要学习面对现实,学习独立,和——变成大人。”

如今,是我学习独立和面对现实的时候了。到台北去!投奔罗教授去!这是我唯一的一条路,是妈妈给我安排好的一条路,我没有考虑的余地。但是,罗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?他会不会拒绝我?他又会怎样来安排我?……未来的问题似乎还有一大串,不过,那些,都还没有到我的眼前来。目前,我所要做的,是尽快收拾好衣箱,赶下午四点半的柴油特快到台北去!

把最后的几件衣服从壁橱里取出来,收进了衣箱里。薄薄的一口小皮箱,里面已容纳了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。只因为我和妈妈一直很贫穷,靠着妈妈这份小学教员的薪水,供

给了我整个中学的教育，已非常吃力了，我们没有余钱来多做衣服。阖好了箱盖，我四面张望了一下，好了，什么都整理完了！我也该去向林校长、和张老师、魏老师等告辞了。可是，伫立在这小屋中，我忽然失去了力量，这小屋，每一分每一寸的地方，都有着我和妈妈共同生活的痕迹。每一丁点空间，都盛载着过多的回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属于妈妈，妈妈属于我，小屋属于我们两人！而现在，一眨眼间世界已经全变了。妈妈去了，我将离开，小屋不知又会迎接何人？

我伫立了那么长久，几乎忘记了赶火车的事，直到一声门响惊动了。我。转过头来，是林校长。她匆匆的向我走来，把一只手同情的放在我的肩膀上。“忆湄，你马上就go台北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轻声的说，“四点半的火车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急？你实在可以再多住几天的！”

我摇摇头。“反正要去，还是早点去。这间屋子，我一个人住着太难过。”

林校长叹了一口气，凝视着我说：“忆湄，我不了解你母亲，我和她共事了十二年，也算得上是她的好朋友了，难道不放心我？认为我不能照顾你？为什么还要你跑到台北去投奔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朋友？那位罗教授，就真能照顾你吗？”

我不语。林校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，和妈妈已有十二年的交情。但，我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把我交给她。妈妈希望我念大学。“只有一个人能为你安排，罗教授！”林校长是个好朋友，但她自己有六个子女，一个读大学，三个读中学，还有



两个读小学。她无法再负担我。“好吧！忆湄，”林校长终于说：“如果要赶火车，就该走了！你去看看情形，假若那边住不下去，还是回来吧！我家不怕多你一个人吃饭！”

我点点头。真的，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已只有一小时了。我走向小屋的门口，林校长默默的走在我的身边，走出房门，我不胜依依的再回头看了一眼。这间只有六席大的教员宿舍！我和妈妈度过了十二年光阴的地方再见了！一瞬间，我鼻中酸楚而泪眼模糊了。

“忆湄！”有人叫我，我回过头来，我面前竟黑压压的站着一大群人，张老师、魏老师、何老师……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。我吸了一口气，把眼泪逼了回去，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！挺了挺背脊，我走上前去，和他们一一握别。我表现得那么沉静，那么稳重，简直都不像“我”了。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，也喃喃的说了许多感激的言语。最后，我终于走出了××小学的大门，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。

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，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面望着我。我坐在车内，倚着窗子，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，我有满怀愁绪，而又默默无言。只因为前途太渺茫，太未可预料，这份沉重压迫着我，使我无法说话。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放热情，而显得出奇的沉默，大概她在为我难过，为妈妈难过，也为她自己难过——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的遗孤。一声汽笛响，“轰隆”一声，车子蠕动了。林校长把头伸了过来，喊着说：“忆湄！要写信哦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我也喊：“再见！林校长！”

“再见！……”林校长不由自主的追了车子几步，又传来一句话：“忆湄！学着自已照顾自己！从今起，你是个独立的人了！”

车子驰远了，林校长瘦瘦的身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。是的，我是个独立的人了，换言之，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。罗教授，他会成为我的倚靠吗？他会接纳我吗？仰靠在椅背上，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，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。

远在五年前，有一天早晨，妈妈放下了早报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怔怔的说：“罗毅——居然来台湾了。”

“罗毅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一位地质学家。”妈妈淡淡的说，开始吃她的早餐，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，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。

“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

昨日携眷由港来台，

将应聘为×大教授。”

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，那时是暑假，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。抛开了报纸，我不经心的问：“你认识这位教授？”

“以前认识，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。”妈妈说，“许多年没见过了。”

“你要去看他们吗？”我问，吃着烧饼。

“看他们？”妈妈愣了一下。“不！何必呢？他们很得意，



我去倒显得——”妈妈把话咽住了，对我警告的说：“忆湄！你又弄了一地的烧饼渣！”

关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，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。我呢？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一直到三个月以前，妈妈已证明患上了子宫癌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的明白，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，随时可以降临。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，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，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×段×巷×号。我寄了信回来，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。“他是一位学者，和我们是世交，假如我有什么不幸，他是我唯一想得出来，能够照顾你的人！”

正像妈妈说的，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“孩子”，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，未免从小有点儿娇宠，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。因此，虽然我很清楚的明白，妈妈患上了绝症，迟早要抛开我而去，但我拒绝去想它，拒绝去谈它，也拒绝去承认它。每当妈妈提起她身后的事，我就跺着脚嚷：“没有那一天，永远没有那一天！”然后跑开，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的哭。

可是，而今，“那一天”终于到我眼前了。我行囊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，嘱咐我面交给罗教授。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，我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，我猜想，无非是托孤的意思。妈妈一生好强，从不肯向人低头或请求什么，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，请求收容她那“长不大”的女儿！

“长不大”的女儿！妈妈常常问我：“忆湄！什么时候你可以长大？什么时候你能懂事，不再是个毛毛躁躁的小女孩？”小女孩！我但愿永不长大！永远缩在妈妈的怀里，任何事情，有妈妈帮我作主，我只要吃饭、睡觉、念书、和欢笑！可是，妈妈去了！在失去欢笑的这一段日子里，我觉得我已经“长大”了！最起码，我已被迫去面对那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“现实”！

车窗外面，黑夜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，旷野中，偶尔有点点的灯火在闪烁。车轮辗过了原野、城市、村庄，把我带向一个未可知的命运。车子误了点，抵达台北时已将近十一点了。下了火车，提着我的箱子，走出了火车站，站在车站门口，四面张望。台北！十二年来，我跟着妈妈住在高雄，一直没有到过这全省最繁荣的都市。抬起头来，霓虹灯在夜色中闪耀，旅行社、小吃店，林立在对街。台北！我久已希望来到的地方！望着成排的三轮车、计程汽车，和街头仍然熙攘的人群，我有种慌乱和惶恐的感觉。头一次，我发现这世界竟如此之大，不再是只有六席大的小屋！那么复杂的道路，那么多的建筑，也不再是我和母亲共同生活的那样小小的天地。

一辆三轮车滑到我面前。“要车吗？小姐？”

我有些犹豫，终于说：“罗斯福路三段。”

“十块！”十块！我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罗斯福路在何方？跨上了车子，我才有些后悔，深夜十一点钟，贸贸然的跑去投奔别人，不是太晚了吗？或者他们已经